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五十三回 遇弔客魂膽嚇落 見大漢誇獎奇才

且說徐良扮成弔客，學演這個鬼形，回頭一取包袱，轉眼之間，就不見了。自己一怔，往正北一看，正對一座大樓，自己想了想，准許是這樓上有狐仙，聽說狐仙最喜鬧著玩，大半是狐仙爺，把我包袱拿去了，待我叩求叩求。想罷，衝著大樓，下了一跪，說：「狐仙老爺，別與我鬧著玩，我這裡是有正事的，我要沒事，這麼鬧著玩，更對我的意思了。也不管是狐仙老爺，也不管是狐仙太太，也不管是狐仙公子、狐仙少奶奶、狐仙小姐，不管是誰把我包袱拿去，早早還了我罷。前頭還有人等著我，別誤了我的正事。話我可是說明了，我先躲避躲避，讓你們好往外還這個東西。」說畢，站起身來，走在竹塘東北角上，站了半天回來，再看包袱仍然沒有，復又照前番說了一遍，仍是到那裡，等了片刻工夫，回來時節，仍然不見。可把山西雁這個火性惹上來了，衝著大樓把舌頭擱下來說：「你可別欺侮我老西，別看你是狐仙，不定有老西的位分大沒有。我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，我還給你下了一跪。你若還出來，可是好多著的啦。」說完過去一瞧，仍是沒有。徐良就罵出來了，說：「烏八的驢球！」這一罵，可就罵出禍來了。就聽刷拉竹葉一響，叭噠從正南上，打來一塊石頭。徐良說：「真是狐仙扔磚頭，你顯出形象來，咱們兩個人，較量較量。」說著話，就由竹塘西邊繞著往正南上就追。真是顯出形象來了，就見一條黑影，山西雁把他的孝袍子一撩，尾於背後。那條黑影，由正南撲奔東南。先前，山西雁總疑是狐仙，嗣後聽見，前邊那條黑影腳底下有聲音，就知絕不是狐仙。但是，自己追不上他，皆因是這孝衣又長，又是裹腳，跑得不能甚快。正跑之間，就見東邊一段長牆，牆頭上是古輪錢的花瓦，白石灰的牆，下載有個瓶兒門，那條黑影躡上牆頭，皆因是白石灰的牆，這個人穿的一身青衣，看的更真，就是一件怪事，沒有腳。徐良跑到牆下，也就躡上牆頭，往裡一看，就見正北上，有三間樓房，俱點著燈燭，還有兩間東房，就瞧見那條黑影，奔東房後坡去了。很良躡下牆頭，正要往東房上追趕，忽聽見樓上哭哭啼啼悲哀慘切的聲音，說：「你們這幾人作一件好事，讓我一死。我若到九泉之下，再也忘不了你們的好處。」又聽有人說：「我們叫你一死不大要緊，你不想想，我們擔待不住。依我相勸，你還是想開了罷！出，你是出不去。死，你是死不了。你還打算你丈夫尚在哪？你丈夫早死多時了。早有我們二太爺告訴知縣，派了兩名長解，把你丈夫的性命結果了。依我說，你從了好，太太爺大事一成，你就是個王妃哪，你有多大的造化呀。」徐良一聞此言，就知道準是弟婦，現時在這樓上呢。自己一想，追那個倒是小事，先與智叔父送信要緊，故此一轉身，復又躡上牆出來，直奔正南。忽見有一所房子，裡邊燈光閃爍，全是婦女講話的聲音。徐良心中一動，說：「我先在這裡嚇唬嚇唬她們。」把簾子一掀，就見那屋中約有二三個婦人，全都在那裡喝酒。原來是眾姨奶奶們，吃的是喜酒。這個婦人，今天晚上別管從與不從，也是要洞房花燭。皆因是東方明前頭來了朋友，此時哪裡有工夫過來，故此，這些姨奶奶們預先就喝上了。有些個婆子，有些個丫鬟，有一個個姨奶奶，全都在那裡坐著。丫鬟婆子斟酒，說說講講，嘻嘻哈哈，正在高興的時候，不料吱的一聲，往門口那裡一看，先進來一個大白帽子，後來進了屋子，見他穿著一身孝服，繫著一根麻辮子，黑紫的臉，兩道白眉毛往下一搭，鮮紅的一根舌頭，足有一尺多長，吱吱的亂叫。把這些姨奶奶、婆子丫鬟嚇了個膽裂魂飛，頃刻間，嘍咚嘍咚東西亂倒，口中也有喊叫出來的，也有就死過去的。徐良越發逞能，就在滿屋裡奔來奔去。他只顧在屋中亂叫，不不要緊，可巧從外邊來了一個人，就是內外管家王虎兒。

皆因東方明前頭陪著幾個人吃酒，叫王虎兒與姨奶奶們前來送信，不用教她們大眾等著了。王虎兒剛到門外，就聽見屋中直聲直氣的鬼叫，自己把簾子一掀，往裡探頭一瞧，原來是個吊死鬼。嚇得他真魂出竅，回頭撒腿就跑，一直撲奔前邊去，到了廳房，掀簾進到裡面，喘吁不止，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東方明正陪著四個人在那裡吃酒。那四個人是南陽府伏地君王東方亮派來的，他知道東方明近來鬧的事情太大，手下沒有多少能人，倘若東方明闖出禍來，遇見真有本領的，怕他乾受其苦，故此才把這四個人派來。這幾人全都做綠林的買賣，名叫神偷趙勝，飛腿孫青，小猿猴薛昆，地裡鬼李霸。皆因他們不認得太歲坊在什麼地方，在金錢堡高升店內打尖，要來的上等酒席，喝著酒向店伙計打聽太歲坊離這裡多遠。店中伙計一指，告太歲坊的地方，四個人很覺後悔，早知道離這麼近，為什麼在這裡打尖。地裡鬼李霸說：「咱們外頭打了尖再去也好，省得咱們見了人家就與人家討飯吃，也教人家瞧不起咱們，這裡吃了飯倒利索。」四個人會了飯錢，就上太歲坊，見了東方明。東方明把他們待為上賓，置酒款待，問了會團城子的事。神偷趙勝說：「如今，擂台業已搭好，在五里新街口之外，地名是白沙灘。總鎮擂台的台官，就是神拳太保賽展熊王興祖，此刻打發人去請了。」東方明問：「現在哪裡請去？」趙勝說：「現在河南洛陽縣姚家寨，在黑面判官姚文、花面判官姚武家內去請，此時還未到哪。我們那裡大員外爺，恐怕你老人家勢孤，打發我們前來，倘有用我們時節，只管吩咐。」東方明說：「若有事的時候，短不了奉懇。」

正在說話之間，忽然打外邊進來一個人。趙勝四個人一瞧，如半截黑塔相似，煙燻太歲一般。連忙問道：「員外爺，這位是誰？」東方明道：「與你們見見，這就是我妻弟，姓竇叫勇強，外號人稱大力將軍。」又向著竇勇強說：「這四位是大哥從南陽打發來的，趙爺、孫爺、薛爺、李爺。」五個人彼此相見，對施一禮。趙勝等往上一讓竇勇強，竇勇強再三不肯，大家落座飲酒。趙勝看著竇勇強，生得口分兇惡，問道：「舅老爺所用的是什麼功夫，慣使什麼兵器，小巧的藝業如何？」竇勇強嘟嘟囔囔的，半天也沒說出一句正話來，說：「咱們全不懂的。」東方明在旁邊哈哈大笑說：「四位賢弟，你們不知，我這個妻弟是個呆子。你們看他這個形象，還能會小巧的功夫？再要會小巧的本領，早就普天下沒有敵手了。」趙勝說道：「我看舅老爺身胚，必然齊力大。」東方明道：「論他的本事，使一條熟銅棍，會行者棒，按說行者棒三十六招，他總共只記得六招。別看他棍的招數雖少，動手時節百戰百勝。」趙勝道：「準是力大棍重，見者就死。」東方明說：「不是。他的棍可是重，足夠八口斤。兩下見面，不論人家使長短兵刃，或紮或砍，若奔他致命處來，他一急，用棍往外一磕，來人就得撒手扔兵器。若不奔他致命處來，他盡自不理，仍是拿棍打人，人家只管紮他砍他，只要不是致命處，他仍然不怕。」趙勝說：「原來是金鐘罩的功夫。」東方明說：「不是。」李霸說：「是鐵布衫的功夫？」東方明說：「也不是。我告訴你們眾位，實在是件奇事。他生成的憨傻，世路人情一概不懂。渾身上下，生成的一身鱗甲相仿，類若象皮一般。他還有個外號，叫癩皮象。他的胳膊對著咱們的胳膊一蹭，就得皮破血出。咱們刀要是砍上他，也能砍一個口子，只要把刀抽出來，立刻這個口子就長上啦。這個癩皮象的外號兒，真沒把他認錯。還有一節，這樣大的歲數了，仍然還是童體。」說得趙勝四個人無不誇贊。薛昆說：「這樣年歲還是童體的可少。」東方明說：「我給他提了幾回親事，他不知道娶來媳婦是作什麼用的，一定不要。」孫青說：「據我看，這個人不凡，明年王爺一興兵，定是給王爺開基定鼎的功臣。」正在喝酒敘話之間，王虎兒奔進來，張口結舌說：「後頭鬧鬼呀！」東方明問：「什麼鬼？」王虎兒說：「大鬼，有七八口丈高，腦袋像車輪那麼大，眼睛似兩盞燈，一尺多長的舌頭，嘴裡往外噴火，穿著一身孝衣袍子。哎呀！怕死我也。在姨奶奶屋裡亂鬧，把姨奶奶全都嚇死了。」東方明問：「此話當真？」王虎兒說：「小人焉敢撒謊。」東方明一聲吩咐，叫護院的抄傢伙，打更的點燈籠，去到後院捉鬼。這段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